

回收站

◆ 孙道荣

接了一个电话,他匆忙出去了。她惊喜地发现,他忘了关电脑。她坐到电脑前,左手压住胸口,深呼吸,让自己平静下来。

平时电脑都是他用,经常是她一觉醒来,他还坐在电脑前。电脑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。虽然她知道,他的很多工作是在电脑上完成的,但她还是无法理解,他为什么那么痴迷电脑,而且还给电脑上开了机密码。会不会他在外面有了相好?她偷偷检查过他的手机,翻过他的通话记录和短信,没发现什么问题。她想,也许他们是通过电脑联系。

QQ关了,MSN也关了。她不知道他的QQ和MSN密码,无法登录。这条线是找不出什么了。屏幕上只开了两个窗口,一个是新闻网站,一个是百度搜索。邮箱都关了。她知道他有好几个电子邮箱,可她同样不知道密码,想通过邮箱寻找蛛丝马迹也不可能。看来,在离开之前,他还是有所防备的,将该关的都关了。

她将两个窗口都关了,熟练地找到桌面上的“回收站”,打开。“回收站”里,有几百条已删除的文件。

她的心“怦怦”直跳。每次,他将该关的窗口关了,桌面上的文件夹也该删的都删了,可是却百密一疏,经常忘记将“回收站”清空。每次打开他的电脑,她都是直奔“回收站”。对她来说,那些被删除的,不是没用的,就是不想让她看到的。

换句话说,里面有很多他的秘密。

她有过意外的收获。一次,她旅游回来,从照相机里往电脑倒照片,她想看他拍的照片,他却借口没整理好,不让她看。直到第三天,他才将照片夹打开。乘他去上厕所的时候,她快速打开“回收站”,果然发现里面有几十张被删除的照片。她将它们还原,再一张张打开。不少照片确实是没拍好的,但也有好几张,是他与女孩子们的合影,都是他的同事。看来,他是不想让她看到这些照片。这有什么好隐瞒的?她心里暗自好笑。在他回到房间之前,她将那些照片,又删除到了“回收站”。

虽然一直没发现什么可疑的照片或文字,但她还是一有机会就控制不住地想打开他的电脑,点开“回收站”。她太在乎他了,她想,越早发现苗头,就越主动。

“回收站”里,大多是一些文档,看看文件名,就知道都与他的工作有关。这些不是她关心的。将鼠标往下一行行拖,她的心猛然一紧,她看到了一个图片文件夹。

她将文件夹还原到桌面。握住鼠标的手,微微地颤抖。文件夹上的“属性”显示,这是他昨天深夜刚刚删除的。她猜,这些照片,一定是哪个人通过QQ或者邮箱,发给他的。难怪昨天晚上,他又在电脑面前忙到了很晚。难道他真的背着自己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?她

不敢想下去。

她打开了桌面上恢复的文件夹,果然都是照片。她紧张地打开第一张。是个女孩子!定定神,她“扑哧”一声笑了,是她自己。但照片显然是被剪辑过了,像是用了什么模板,下面还配了一段文字,是一首诗里的几句。

她又点开第二张。这是一张他和他的合影,是他们在黄山的迎客松前拍的,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合影。照片同样被剪辑过了,同样配了几句诗。一张张点开,不是她的单独照,就是她和他的合影。每一张照片,都经过了剪辑处理,也都配了诗句。她不知道,为什么将它们删了?她想不明白。

突然,门铃响了,是他回来了。她赶紧将桌面那个文件夹又删除掉。一边喊着“来了”,一边跑去开门。

他笑吟吟地跨进门,变戏法一样从身后拿出一本台历:“今天是你的生日,我挑选了十二张你的照片,制成了这本2013年的台历。这是唯一的一本哦,送给你!”

她接过来,一页页翻看,台历上的她,笑得无比灿烂,无比温柔。她跳起来扑向他,搂住他的脖子,在他的后脖颈上,狠狠地,甜蜜地咬了一排深深的牙印。



新上海·角落头



申城无处不手机

我家居住的商住两用大楼,大半房舍租赁于各种公司,每当黄昏天色既黑,从阳台朝下观望,只见大批白领陆续下班,人手一只手机,或打或听,或边走边看,星星点点的亮光,如同夏夜的萤火虫。不仅如此,路上行人、骑车者,或看短信,或打游戏,手机使用率实在太高。回想过往年代,外出之后,和单位,和家里通讯,必须先寻找公用电话,有时要花半个小时排队,更甚者,打个长途要找电话局非常不容易。手机急人所急,为这个时代解决了多少问题。

自从乔布斯发明苹果机之后,手机的使用又上了个新台阶,但由此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。首先是老人们用不来出足洋相,最常见的是稍加触摸就打到别人家去了;其次也促使个别人犯错误,我一位朋友上饭店用餐,把苹果机丢在那里了,她立即打过去,手机已经关机,便知不妙,马上回去找寻。年轻的服务员们竟然都说不知道……

韩伍 图/文

哪块不是好肉

◆ 张家坤

这天,老张老师刚想写文稿,老婆就嘀咕上了:“今天女儿女婿来看我们,你去买块女儿最喜欢吃的蹄窝肉。看清楚了,买块好肉回来。”

菜市场里卖肉的不少,老张左看看右不敢轻易下手。正迷茫间,听到有人叫他,一个卖肉的小伙子正微笑地看着他。

老张来到跟前。“张老师还记得我吗?”老张一看,这不是几年前自己班中的学生王大虎吗?这家伙迟到、旷课、逃学、上网、打架样样“精通”,为了他老张当时可操了不少心。老张忙说:“王大虎吧!”小伙激动地说:“是我,都毕业5年了,老师还记得我,我一直以为老师只记得那些考上重点大学的同学。”老张笑着说:“你当时那么有特色,我怎么会记不住?”

老张接着说:“刚听这故事时,只感觉好玩,在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后,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,我才悟出这故事的道理,才明白您当时的良苦用心。你看我现在就踏踏实实卖肉,我的肉质量高、价格公道、从不缺斤少两,顾客都爱买我的肉,我现在正准备建一个冷库,办一个肉类批发铺。老师你看你这位只会卖肉的学生还能算块好肉吗?”老张听了这些,鼻子酸酸地说:“大虎,你是块好肉,是块让老师骄傲的好肉,在老师心目中,每个学生都是好肉!”

老张接着说:“刚听这故事时,只感觉好玩,在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后,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,我才悟出这故事的道理,才明白您当时的良苦用心。你看我现在就踏踏实实卖肉,我的肉质量高、价格公道、从不缺斤少两,顾客都爱买我的肉,我现在正准备建一个冷库,办一个肉类批发铺。老师你看你这位只会卖肉的学生还能算块好肉吗?”老张听了这些,鼻子酸酸地说:“大虎,你是块好肉,是块让老师骄傲的好肉,在老师心目中,每个学生都是好肉!”

老张接着说:“刚听这故事时,只感觉好玩,在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后,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,我才悟出这故事的道理,才明白您当时的良苦用心。你看我现在就踏踏实实卖肉,我的肉质量高、价格公道、从不缺斤少两,顾客都爱买我的肉,我现在正准备建一个冷库,办一个肉类批发铺。老师你看你这位只会卖肉的学生还能算块好肉吗?”老张听了这些,鼻子酸酸地说:“大虎,你是块好肉,是块让老师骄傲的好肉,在老师心目中,每个学生都是好肉!”

老张接着说:“刚听这故事时,只感觉好玩,在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后,在经历一次次失败后,我才悟出这故事的道理,才明白您当时的良苦用心。你看我现在就踏踏实实卖肉,我的肉质量高、价格公道、从不缺斤少两,顾客都爱买我的肉,我现在正准备建一个冷库,办一个肉类批发铺。老师你看你这位只会卖肉的学生还能算块好肉吗?”老张听了这些,鼻子酸酸地说:“大虎,你是块好肉,是块让老师骄傲的好肉,在老师心目中,每个学生都是好肉!”



铁证如山

◆ 沐雨

畜牧所的周所长夹着公文包,迈着四方步一走进养猪大户贺老二的家,气氛便紧张起来。这个周所长爱贪便宜,常以检查工作为名,到所辖的养殖户家中大吃大喝。稍有怠慢,罚单便刷刷地开上了。不过,贺老二脾性倔强,从不吃他这一套。

斜眼瞄到贺老二不给面子,周所长围着猪舍转一圈开了口:“贺老二,养猪也要讲卫生。你看,猪粪满地,这怎么行?”贺老二不冷不热地回道:“我想给它们安装坐便器,准备手纸,可它们不会用。要不,您教教它们?”

周所长大为恼火,拉开公事包就要取罚单。这时,一个小伙子几步走到跟前,握住周所长的手热情寒暄:“您是周所长吧?欢迎光临。走,到屋里喝茶去,我可给您准备了上好的西湖龙井。”这个小伙子是贺老二的儿子,叫贺德生,刚刚大学毕业,准备回来子承父业,养猪。贺老二想拦没拦住,气哼哼地嚷:“德生,咱没做亏心事,犯不上巴结人!”“爹,你的观念过时了,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。”说着,贺德生硬拉周所长走进房间,奉上了一大杯龙井。

老的像犟驴,顽固不化,还是小的会来事。周所长闻着扑鼻而来的茶香,连声赞叹:“香,真香。贺德生瞅瞅表,距中午饭时还有一个多小时,于是和周所长天南地北地闲扯起来。聊着聊着,中午到了。茶水清肠,周所长接连跑了两趟厕所,放空了肚子专等开饭。可一直等到下午两点,贺德生还是没做饭的意思。难不成他要请我下饭店?正纳闷地想着,贺德生的手机响了。有个客户在饭店订了酒席,请他过去商谈生意。贺德生满口答应着去了,却把周所长晾在了家里。

敢情,你压根就没拿我这个所长当盘菜。咱们走着瞧!周所长捂着咕咕叫的瘪肚子,恨恨地走了。

当天傍晚,周所长带着个工作人员再次驾临,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:“贺德生,近日,有许多不法养殖户往饲料里添加速成剂、瘦肉精。这些东西的危害你们清楚吧?”“当然清楚。”

贺德生非常坚决地回道,“我们守法经营,从不做坑害百姓的事!”周所长一摆手,阴阳怪气地说道:“无奸不商,人心难测。不做化验,谁知道谁肚子里装着几根花花肠子。小张,去,找只瓶子采集样本。”

随行的小张进了猪圈,弓腰跟在猪屁股后,嘴里不停地“嘘嘘”作声。别说,这招还真好使,猪站在墙角就要尿。可小张刚伸出瓶子,猪不干了,只听猪“嗷”的一声叫,回头撞来。小张吓坏了,跳出了猪圈。

出师不利,周所长下了死命令:“贺德生,你去!”为了证明自己没做亏心事,贺德生只能照办。费了半天功夫,总算采集到一瓶尿样交给了周所长。

第二天一早,周所长拎着瓶子找上门,在递上化验单的同时还递过一张数目不菲的罚单。贺老二只瞅了一眼便难以置信地大叫起来:“这不可能。我们从未用过乱七八糟的东西!”周所长冷冷哼道:“这是科学,你们谁也别想抵赖。说吧,是乖乖地交罚款,还是让我去找相关部门,封了你的养猪厂?”“我不服。我要申请复议,重新鉴定!”贺德生拿着猪尿瓶,大步出门。周所长得意地说:“你最好是到省里的检验检疫部门去。他们的结果最准!”

“是吗?那我就到省里去。我倒要看看人尿里怎会出现瘦肉精!”贺德生回过头,笑了,“周所长,这瓶子里装的可是你的尿。昨天,你到我家来,我请你喝好茶,你以为我真是巴结你?错,我是巴结尿呢。你也真争气,哗哗尿了满满一罐子。你一走,我就装好罐,事先放到猪圈里,专等你来找茬。铁证如山,我倒要看看你还有啥花招可使?”

“什么?我的?”周所长一听,顿时嘴巴大张,暗暗叫苦:这瓶猪尿,不,应该是我的尿,拿回去根本没化验,往里加了些“证据”又找上了门。谁想,这小子太损,竟把我给玩了……

(本故事由《文学报·手机小说报》推荐)



【小费】

一位先生在餐馆吃完饭,结账后准备起身离去。站在一旁的侍者见他无意付小费,说:“先生,你相信历史会重演吗?”“我相信。”

“昨天坐这张桌子的顾客,给了我60元小费。”“或许,他今天还会再来。”

【酸奶】

朋友收到他姐姐寄来的快递,盒子不小却很轻。拆开一看是一盒酸奶,但都被喝光了,只剩空盒。里面有他姐姐留的一张纸条:“弟啊,这种酸奶特好喝,你自己买点尝尝啊!”



送礼 ◆ 王广超

孙局长过生日,一直想上个台阶的我咬咬牙送了份厚礼:一盒明前茶外带两只金钱龟。不都说茶寿龟寿吗?寓意好哩!没想到拍马屁拍在马蹄上,孙局长非但没关照我,还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,搞得我不明白错在哪里。

那天,我实在憋不住,就请办公室陆主任吃饭。酒后,我问起此事,陆主任嘿嘿一笑,低声跟我咬起了耳朵:“你也太糊涂了,单龟为贵,双龟双规嘛!”我仿佛有些明白了,又急赤白脸地辩解:“我不是那意思,大家都看到了,我送的一盒茶叶俩乌龟啊!”陆主任冲我吹胡子瞪眼:“有你这么送礼的吗?”我不解地追问:“那些东西可值2000多元钱哩!”陆主任一脸坏笑:“这不是钱的事,一盒茶叶俩乌龟!摆明了就是暗指孙局长一查就双规嘛!他不整你整谁呀?”

我恍然大悟,怎么就没想到呢?

